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崔自三◎著

那年 匆匆

这是一本纯美乡土回忆与怀乡故事
以及描写旅途见闻、人文典故的书。

崔自三散文作品

这是一个时代的记忆，是岁月长河里，那飞溅起的一朵朵激越的浪花。它记录了匆匆的时光，
拨动了一代人最美的心音。它催人奋发，让人憧憬，那是一种怎样的感怀呢？



中国财富出版社
CHINA FORTUNE PRESS

中国新锐派
作家作品文库

那年 匆匆

崔自三散文作品

崔自三◎著

中国财富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那年匆匆 / 崔自三著. —北京:中国财富出版社,2016.4

(中国新锐派作家作品文库)

ISBN 978 - 7 - 5047 - 6450 - 8

I. ①那… II. ①崔… III. ①散文集—中国—当代

IV. ①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7)第 081450 号

策划编辑 张彩霞

责任编辑 杨 曦

责任印制 方朋远

责任校对 孙会香 张营营

责任发行 张红燕

出版发行 中国财富出版社

社址 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 号 5 区 20 楼 邮政编码 100070

电话 010 - 52227588 转 2048/2028(发行部) 010 - 52227588 转 307(总编室)
010 - 68589540(读者服务部) 010 - 52227588 转 305(质检部)

网址 <http://www.cfpress.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北京兴星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书 号 ISBN 978 - 7 - 5047 - 6450 - 8/I · 0262

开 本 710mm × 1000mm 1/16 版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版

印 张 12 印 次 201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字 数 179 千字 定 价 28.00 元

目 录

乡土记忆	1
三月的相思	1
清明，归来	2
五月花开	4
远去的乡土	6
石榴花开	9
失落的乡村文明	11
青草池塘的蛙声	17
乡 秋	19
校园铃声	20
乡土故事	23
哥哥的那个时代	23
儿时的玩伴	27
打麦场往事	30
我的乡村学校生活点滴	33
记忆中的一抹浅绿	37
血浓于水的亲情	39
那年他乡	42
北国之秋	42
嗨，美丽的沙洲公园	44

此去经年，遥寄无期	45
时光，漫流	47
时光，守望	48
攀援的意义	50
一湖冬雨	52
一束花的馨香	53
早安，沂蒙山	54
云水谣与乡土	55
那年他乡	58
乡野与田园	59
荷塘清韵	60
生命的浅唱低吟	62
每一朵浪花都有一场激越的梦	63
谢谢你给予我的尊严	65
壮美祖国	67
百年沧桑，百年黄埔	67
不朽的魂灵	
——致敬安息的鲁迅	69
大漠的风	71
炮台的寂寞	73
东渡沧桑	
——对话远去的鉴真	74
清秋壮歌	
——观无锡徐霞客故居有感	76
高山仰止	78
行走的屈原	80
梦语东坡	81

花木兰，一个时代的宿命	
——致敬忠烈的木兰	83
千年一歌	86
呼兰河的呼唤	88
历史的烟云	90
印象海南	92
夜游黄河楼	94
流年匆匆	97
雅致人生	97
且行，遇见最好的自己	98
从容，是一朵闲适的云	99
有一种感念，叫善言	101
有一种心境，叫淡然	103
大海的思念	104
风雨人生	106
晚霞与落日	107
林荫深深	109
泉水与月光	110
未知的旅程	111
让生活充满诗意和阳光	113
世界和远方	115
人生如四季	117
生命的滋味	118
人心安处，便是幸福	120
善念，一朵芬芳的花	122
生命的绿洲	123
研磨时光	125

一朵花的绽放	126
最是花红柳绿时	127
在春天，在梦里	129
纵情山水，只为找回自己	130
一壶岁月酒，足以慰风尘	132
亦无风雨亦无晴	134
圆梦青铜峡	135
孩子，爸爸对你们说	137
那年匆匆	141
我有一个梦	142
 旅美见闻	145
登机与客舱服务	145
美国的秩序与人文关怀	147
美国的开放与包容	150
探寻优秀企业成长基因	153
美国人的细节精神	157
大洋彼岸的理想王国	160
好莱坞为何这么牛	162
时代的英雄，不朽的伟业	166
人性的光辉	169
自由的钟声	172
一座城的荣耀	175
探秘美国现象背后的基因组合	178

乡土记忆

三月的相思

三月，是缤纷的季节，也是相思的季节。

小河，终于清亮了嗓子，一路潺潺，一路高歌，滋润了大地，催发了万物，河水又清了，水草又长了。

小草，是思念春天的吧。“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在厚厚的土层里蓄积了一冬，它从坑洼不平的瓦砾堆里，从蜿蜒着的乡间小路，从瘦骨嶙峋的石缝里，从河堤，从坡岗，从四面八方，探出头来，好奇地打量着这个似曾相识而崭新的属于自己的世界。

大地，是思念春色的。封闭了一整个冬天，土壤，终于开化解冻了，在阳光的照耀下，闪着润泽的水光，天空变得明朗起来，更多的是蔚蓝的颜色。春回大地，春光明媚，天地风和景明，浑然一体。

鸟儿，在思念天空。没有了北风的呼啸，没有了严冬的瑟缩，有的只是天空的纯净与开阔，张开更换过的羽毛，在自由的天地里，欢快地飞翔。那一声声歌唱，是自我的表达，歌声里没有了威压，只有发自心底的尽情释放。

花儿，是思念春风的。在风儿轻柔的吹拂里，花儿开了，粉的，红的，白的，漫山遍野，五颜六色，装点着春天。“乱花渐欲迷人眼，浅草才能没马蹄。”徜徉于花海，空气里流动着花香，你甚至可以轻轻告诉自己：这么美好的季节，我来过，也看过，此生无悔。当然，你的内

心也许会涌起一股“感时花溅泪”的苦楚，花儿虽美，可花期太短了。

虫子，也是思念树林的。当光秃秃的枝丫，绽开第一枚叶片，这里，便成了它们的天堂。它们在林间无遮挡地飞舞，任斑驳的阳光细细洒下来，它们也是大自然的一分子，充实着这个和美的春天，它们也在孕育，也在成长。

万物，是思念春雨的吧。“好雨知时节，当春乃发生。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这样的雨夜，是诗意的，聆听窗外春雨的滴答声，可以烫上一壶老酒，品味春意阑珊，朦胧中，感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的韵味，闭上眼睛吧，静享这难得的安逸时光。

孩子们，一定是思念风筝的。“儿童散学归来早，忙趁东风放纸鸢。”他们在空阔的田野里奔跑，各种造型、各种颜色的风筝，从他们手心里放出去，任由风筝在天际高飞，那悠远的影子，是他们儿时的梦幻。

小伙，也是思念姑娘的。三月，情思初开，情意绵绵，是托付的时节，可以在花前月下，享受爱情的甜蜜、时光的美丽，诗人歌德说：“哪个少男不钟情，哪个少女不怀春？”

而我，是怀念乡土的。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我怀念家乡的三月，魂牵梦萦的春天。那里有一直陪伴着我的小河，有沙沙鸣响的杨树林，有儿时河岸上的茅草屋，有狂风暴雨摧不毁的鸟巢，有一望无际碧绿的原野，那里还有我的亲人、乡亲，他们在岁月里安好，永驻我的心间。

2016年3月28日 郑州

清明，归来

清明节前夕，我回到老家。

村子里静悄悄的，站在巷子里，向两头望去，在很长时间里很难看到一个人影，青壮劳力，该出去打工的，都出去了，甚至连孩子也带了去。此时的村子，春节时的热闹无影无踪。

村子中间已经打好路基，待修的路有些落寞地延伸着，一旁在原有干涸水坑基础上新挖的池塘，给村子以新的气象。塘里的水很清澈，加了围栏，听侄子说，里面准备放鱼苗，这让我想起小时候这个水塘养鱼，每当暴雨来临前，黑压压的鱼群都露出黝黑的头四处游来游去透气的情形。

出了村子，都是绿油油的麦田，跟以往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只不过没有了以往农田除草和挖野菜的忙碌身影。村子北面，就在长势很好的麦田的绿色海洋里，隐露着我的小学母校，南面那排教室，好像还是我上学时的模样，就连学校门口镌刻的教书的叔叔写下的校名，都还是原来的样子。

儿时经常嬉戏、玩耍的小河，依旧沉默着；远处，那座几近废弃的石桥，也在沉默着。小时候夏季，经常看到有人从桥栏杆上往下跳，如今，它已失去原有的风采，犹如一位迟暮老人，而被不远处一座更宏伟的桥代替。村里人说，这条河，将在未来建成乡镇的观光带，还有可能通航，到时，河滨会更加的美丽。

河岸上，稀疏的油菜花正吐着金黄色的花蕊，翠绿的一畦畦豌豆，叶片圆而小，在裸露着焦干的地皮里，正开着雪白的小花，在绿叶里，就像一只只休憩的白蝴蝶，娇艳得让人心疼。

村周围的麦田里，麦苗还没有长过分散在其间的坟头，坟头有新有旧，有大有小，它们也许在清明才有一些生机。

清明，应该是游子归来，或是家族团聚的日子，无论是故去的，还是活着的，都因了血缘和亲情，而永远难以割舍。

“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杜牧的诗把清明写活了，清明时节往往会下起小雨，细细的雨丝，如烟似雾，仿若离愁，让人感伤，也很像亲人的眼泪，点点滴滴，让人心碎，而故去了亲人的人呢，

跌跌撞撞地行走在路上，失魂落魄。

村东头，母亲的坟上，又添了一些新土、新草，细细的，也冒出了芽。点燃的黄纸，在风里烧得很旺，纸灰，在回旋、飞舞。我跟母亲喃喃诉说着思念，多少回啊，母亲的身影总出现在我的梦里。

这是我宗族的一片坟地，我的爷爷、奶奶还有他们的长辈，以及叔叔、伯伯等，都埋在了这里，按照父亲的嘱咐，我给他们一一烧纸钱，希望他们在天国里，依然能够相亲相爱。

一旁的新坟，是我去年刚去世伯父的，在世时，每次我回老家，他都要一路几歇地去看我，如今，他也长眠在地下，依稀的往事，都只能在记忆里。

清明到，游荡了许久的魂魄开始归乡了，疏远了一段的血缘亲情也应该回归。在节日里，不仅要祭拜故去的亲人，也是让自己找到情感的依托。清明，可以托举家族的根脉，让游子纵使远走他乡，也会留存心底那份最深沉的惦记，成为最牢固的维系。

2016年4月1日 家乡

五月花开

在他乡，独自一人时，我总忆起过往，想起我的故乡。

此刻，我站在丹江口的山上，眺望着远方，那是故乡的方向。

环顾四周，水波不兴，山花一片烂漫；飞鸟低回，鱼儿潜底，空气里弥漫着夏季青草的芬芳。

山上，郁郁葱葱，那是万物们的家吧。一丛草、一棵树、一束花，隐藏在其中的飞禽和走兽，它们生活在这个大乐园里，各自扮演好自己的角色。你有你的精彩，我有我的辉煌，这是一种生活的姿态，也应是一种对美好生活的向往。

游历了名山大川，它们虽然雄伟、壮观，但却只有故乡，永远萦绕在我的心里，时刻荡漾在我的心房。

五月，是花开的季节，但更是怀乡的季节。

我家院里靠着墙根栽种的那棵石榴，现在已经开花了吧？不然，为何我的脑海里总跳跃着那火一样红的石榴花苞？在青翠的枝叶里，熊熊燃烧着，引来了无数竞逐的蜜蜂，惊落了花蕊，一地的红色粲然和明亮。

村东头沟坎旁的枣树，枣花也已经开了吧？那嫩嫩的油绿而发亮的细小的圆圆叶片，衬托着米黄色稠密的花蕊，星星点点；那耀眼的阳光，透过稀疏的树枝，直直地洒下来；树上，是跳跃的小鸟，它们在放声歌唱。

指甲花，是不是还栽种在村东头院墙的花盆里？那紫红的花朵，应该是很多女孩子们内心的一份美好的祈愿吧？它们是不是还在吸引着梳着羊角辫的邻家小女孩清亮的目光？

村口吹来的风，已经明显的热了，但你能感受到它依然是轻的。在到处苍翠而充满生机的乡村，此时，它看起来有些慵懒和彷徨。

我已经看到村子外面那金黄的一眼望不到头的麦浪，我分明嗅到了弥漫在空气中的麦香的味道，我看到了那有些弯曲而被花草严密遮盖的小路，看到那偶尔走过来的牛羊。

我听到了村后的小河，正无声地流淌，那是在为夏季吟唱，我的小河啊，经常闯入我的梦乡。岸边，种的还是瓜果蔬菜吗？那是乡亲清晨或傍晚经常光顾的地方，庄稼也好，蔬菜也罢，默默地生长，默默地成熟，一年又一年，一季又一季，它们是否在为村里驻守的乡亲留下一份念想？可我的河啊，你到底流向了哪里？你的尽头又在何方？那里，又有怎样的风光？

时光，还在依旧，可已不是从前的模样。我仰起头，问云层里的星星，您是否还是当年的那一双？我擦擦眼睛，看玉盘似的月亮，您是否还记得当年我鬓上的青霜？

让我闭上眼睛，聆听岁月的召唤吧，我愿在如水的时光里，永远留守在我的故乡。

2015年5月30日 南阳淅川丹江大观苑 半岛假日酒店

远去的乡土

—

芒种前，我回到家乡。

这个时节，应是家乡最有生机、最美的季节。

无论村头，还是巷尾，各种树木长势茂盛，洋槐、榆树、梧桐，甚至枣树、柿树、葡萄与石榴……岁月的年轮，掩盖不住它们蓬勃的生命力，它们顽强地生长，不论是在河边、沟坎，它们伸展出最美的枝条，最浓密的叶片，最纯美的果实，挺进、挺进……

麦子，已经掀起金黄的麦浪。也许是刚刚经历过一场大雨，麦子有些倒伏，但小路却是半干的，河里、沟里、池塘里，难得地盈满了水，空气里散发着温润青草的味道，还有即将成熟的小麦的气息。

我行走在村里有些泥泞的小巷，这里静悄悄的，已没有了多年前麦收前人声鼎沸以及磨刀霍霍的喧嚣，有的只是沉寂、沉寂。一些青壮劳力，打工没有回来。回来的，犹如不断迁徙的候鸟，等麦忙过后，依然会回到打工的那座陌生的城市，乡村，会依旧归于孤单。城市，对于他们来说，只是驿站，他们辗转于好多城市，但城市跟他们无缘，他们只是过客，他们终究是要回到乡土的。

我又看到了我的小河，那个曾经承载了我童年梦想的地方，此时，河水涨得很满，飘着绿莹莹的水葫芦，我俯下身子，静静地凝视，这里，曾经留下了我多少童年欢乐的时光？

村北的小片土地，已经开始承包小型养殖场，也慢慢小有规模，不变的，依然是村东那片广阔的麦田。此刻，它们在阳光下，像阅兵一样，密密匝匝，将麦穗伸展出来，展示自己最成熟的魅力。

通往村东的那条我儿时割草、拉车经常走过的小路，已被或高或矮的杂草密密麻麻地覆盖，只在路中间，有一条不规则的行人走的痕迹，我看到了路旁那一排排高挺的杨树，它们的叶片油绿发亮，在旷野的风里，呼啦啦地作响，好像守候在村口、守卫着乡土的卫兵。

麦田里，又散落着几片新坟，这里埋葬着近一两年去世的老人，也包括我的母亲，我再也没有母亲了。我远远地看着母亲的坟墓，坟头上已经长出了高高的草，母亲，您还能看到您的儿子吗，他此刻已归来，您一直都在他的心里。

二

傍晚，我在家里安排了酒席，把在家的宗亲兄弟、侄子等，招呼过来，喝酒是一种聚拢的形式，我想通过这种聚会来了解村里的变化，了解过去的乡土，过去的岁月，还有过去的那些人与事，来听我永远听不够的乡音。

大家相比以前，模样虽没有太大的变化，但都有些苍老。家族里最年长的堂哥，两鬓已经斑白，瘦削的身子有些弱不禁风。刚回来没几天的堂侄，已经有了三个女儿，他之所以出外挣钱，是为了还想继续生活下去，能有一个传宗接代的儿子。儿时最好的玩伴，他只比我大几岁，在浙江做工，也许几天都没有刮胡子了，他显得有些比实际年龄要大。大家喝着酒，而后又点着烟，说着小时村里的趣事，发生在家族里的各种传说，还有千奇百怪的鬼故事，甚至还有村里为何又请了姓刘、姓乔两姓人家，只为能保住村庄，不发生水患……

散了席，已是深夜，我却没有一丝睡意。我站在院子里，看皎洁的月光洒在房顶，看它穿过薄薄的雪白的云层，缓缓移动着，让我想起那首“月亮走，我也走”的歌谣，星光依旧灿烂，它们就在云缝里，眨

着眼睛，俯视着地下，看着有些沧桑的乡土，看着同样也在看着它们的我。

我听到不远处池塘里青蛙的叫声，它们的声音是饱满的，叫得如此欢快，好像在迎接麦忙的到来，也好像在欢迎着我的到来。

我是在月光里，在各种虫子的歌唱声里，沉入我甜美的梦乡的。

三

清晨，我是被鸟儿叫醒的，睁开眼睛，天已大亮。

披衣出来，我站在走廊下，金黄的阳光，分外灿烂，空气，是清新的，你甚至能感受到它在流动。几只早起的鸟，在地上跳跃，好奇地打量着我这个不速之客。石榴花开得艳红，正对面的墙根，一株野石榴不知何时冒出来，绽出了几束粉红的花蕾，葡萄藤仰着头，努力向上攀爬，一株山药，枝叶犹如牵牛花，陪伴着石榴，虽然弱小，可依然坚强地在瓦砾堆里绽放更多的叶片。

我又听到了那声声清脆的布谷鸟叫，我想知道的是，你为何总萦绕在我的心头？一如那在各地我都听得到的青蛙浑厚的嗓音。村东头的喇叭又哇哇地响起来了，村干部在广播有关麦收时的注意事项，我好像一下子又回到了三十几年前。

站在庭院里，我一直在思考一个问题，我的乡土是不是已经老去？我的父亲，已经 81 岁，与他同龄的老人已经没有几个了。看着那经过风吹雨淋而无人居住的房屋，你能感受到岁月的无情。村西头河旁，有的房子已经坍塌，野草在疯长，你已经看不到以往那郁郁葱葱的菜园，还有那无休无止而汩汩流水的驴拉水井，以及那随处可见，或打着招呼，或抽着烟袋的人影。

如果说乡土已经老去，可为何依然又富有活力，那依然欢畅的鸟，那擎天的电线杆，那聪明可爱而没有忧愁的孩童，那田里不竭的水井，那茁壮了不知多少年的土地，还有那一直默默流淌着的我的小河……

哎，我远去的乡土啊！

2015年6月3日 故乡

石榴花开

在我老家的院子里，靠近院墙，有一棵石榴树，是家人多年前在集市上一家拆房的地方迁过来的，是想让这棵树陪伴有些孤单的父母。

是啊，紧邻我家西边的好多院落，已经荒废了，有的人家已经去世，有的搬到了村东，有的打工到了外地。唯独这棵石榴树，还一如既往地茁壮成长，不仅成了父母的精神寄托，也成了我时常的念想。

每次我回到家里，我总喜欢走近它，哪怕是冬天，我也喜欢抚摸那伸展开的干枯的枝条，因为我知道，它是在孕育一个新的春天。

是啊，每年春天，我总盼望它早点绽放那一树的新绿，而石榴花开的日子，就是远游的我归来的日子。我，就像一只候鸟，虽在远方，但对故乡，从未相忘。

六月初，一个石榴花开的日子，我驱车回到家乡。

远远的，我的心，如奔腾的野马，忐忑而欢快。我看到了滚烫的一望无际的麦浪，感受到从田野里吹来的干燥的风，村口的树荫张开了欢迎的臂膀，我看到日渐热闹的村落，还有麦田里正在工作的收割机和忙碌的乡亲。

走进家门，我家的石榴花呢，果然开得一树灿烂，它就像跟我有一场约定，只不过这次，我让它等得有点久了，它已有些零落。

石榴花张着坚硬的外壳，花瓣是透红的，花蕊鹅黄，未开的花苞，微微张开像锯齿，红里透着亮，而辛勤的蜜蜂，就在花丛里奔忙，全然不顾我站在一旁。

可我看不得一地的落红，那一朵朵枯萎的花，静静地躺在泥土上，

总让我想起物是人非，时光匆匆，还有远去的人与事。

我的母亲在世时，清晨，她就拄着棍在院子里一圈圈走着，有时停下来，看看这棵石榴树，看看院子里的天空，又会到我的房间喊我吃早饭。可现在，我再也看不到母亲了，只有她老人家的音容笑貌，还牢记在我的心间。

父亲是在我进了堂屋，才一觉醒来的，也许是年龄大的缘故，他这两年似乎特别嗜睡，要么出去打一上午牌，要么就是昏天黑地地睡，我想，这也许跟母亲去世，还有村子里同龄人越来越少的缘故吧。老人的内心，有时就是这么的寂寞。

可我又能做些什么呢？除了多回来几次，跟父亲聊聊天，带父亲出去旅游，我还能做什么？父亲，越来越苍老了，每次回去，我的心，总有一种隐隐的痛，一种离别的痛。

晚上吃饭，家里是热闹的，哥嫂和侄子一家都在场，尤其是喧闹的小孩子，让父亲非常开心，他抽着烟，喝了一罐啤酒，特别跟我提出来，今年还要坐着飞机去旅游。

我竟然莫名的有些安慰，是啊，我要满足父亲的心愿，这样，我的心才更踏实。饭桌上，我们跟父亲谈起往事，很多事情，他依然如数家珍，他今年已经 82 岁了，想不到，记忆力还是如此的好。

芒种时节，雨水有时不请自来。深夜，在外面淅沥的雨声中，我听到隔壁父亲大声放电视的声音，他耳背了，与外界沟通有了一些障碍，我能理解他的内心，他想通过这种方式，保持与现实的一致。

我毫无睡意，披着衣服，走出门来，外面黑沉沉的，石榴树也睡着了吧，我感受到村庄的宁静。

其实，在我家大门口的水沟边，原来也是有一棵石榴树的，应该是父亲亲手种下的，它身躯庞大，犹如一大束高高的灌木丛，它的叶子，也是油绿发亮而清新的，那满树的鲜红的花朵，给了少年那些枯寂的日子多少鲜活的色彩？可后来盖房子，被刨掉了。

是的，石榴花，是在纷扰的春花褪尽之后，带着使命，姗姗而来